

孙中山演讲录

陈夏红 选编

杨天石 审订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数据)

孙中山演讲录/陈夏红编. —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2012.1

ISBN 978-7-5000-8614-7

I. ①孙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孙中山(1866~1925)—文集
IV. ①D693.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8920 号

策 划 人 郭银星

责任编辑 陆 源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 010-88390635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25 千字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00-8614-7

定 价 3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思 想

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（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至十六日）	3
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（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）	20

革 命

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 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三日）	37
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 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中旬）	38
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 （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八日）	39

军 事

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 （一九一六年九月三十日）	4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 (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)	50
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 (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)	77
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 (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)	81
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 (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)	91
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(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)	104

党 务

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 (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)	117
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(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)	122
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(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)	129
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(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)	137

政 务

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 (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八日)	151
在大本营军政会议的发言 (一九二四年一月四日)	157
对广州商团代表的演说 (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)	159

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	
(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)	164
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	
(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)	168
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	
(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)	178

观 念

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	
(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)	191
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	
(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)	196
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	
(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)	202
在香港大学的演说	
(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)	213
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	
(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)	216
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	
(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)	225

实 业

在广西阳朔人民欢迎会的演说	
(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)	237
在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典礼的演说	
(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)	240

外 交

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的演说 （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）	247
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 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）	252

思想

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^{*}

(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至十六日)

社会主义之名词，发于十九世纪之初，其概说既广，其定义自难。特此种主义，本我人类脑中应具之思想。不满意于现社会种种之组织，而思有以改良，于是乎社会主义之潮流，得应时顺势，而趋向于我人之脑海，种种社会主义之学理，得附社会主义之名词，而供我人之研究讨论矣。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，即为“均产派”，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。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，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；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，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。无政府主义之学说，得以逞于当时，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，遂湮没于云雾之中，缥缈而不可以迹。厥后有德国麦克司^{**}者出，苦心孤诣，研究资本问题，垂三十年之久，著为《资本论》一书，发阐真理，不遗余力，而无条理之学说，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。研究社会主义者，咸知所本，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。惟现社会主义，尚未若数理、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，故现在进行，尚无一定标准，将来苟能成为科学一种，则研究措施更易着手。

社会系对待个人而言，社会主义亦系对待个人主义而言。英国尊重个人，主张极端的自由。德国以国家为本位，个人为国家分子，

* 孙中山应中国社会党本部之请，发表了这次演讲。据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日《民立报》载，该党《特别紧要广告》，演说自“十月十四号至十六号止”。《中山全书》记为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，误。

** 麦克司：即马克思。

又宁牺牲而不惜也。此则以其国家政体之不同，故其主义亦因之而有异。主张个人主义者，莫不反对社会主义；主张社会主义者，又莫不反对个人主义。聚讼纷纷，莫衷一是。然而个人、社会，本大我、小我之不同，其理可互相发明，而未可以是非之也。

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固自有别，其研究社会之起原及社会之变迁种种之状态现象，皆属于社会学之范围。至若社会主义，一言以蔽之，曰社会生计而已矣。其主张激烈，均分富人之资财者，于事理上既未能行，于主义上亦未尽合。故欲主张平均社会生计，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决，以达此社会主义之希望。考诸历史，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。井田之制，即均产主义之滥觞；而累世同居，又共产主义之嚆矢。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，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，宜其进行之速，有一日千里之势也。

欧洲社会党系完全政党性质，近年以来尤占政治上之势力，若法、若德、若比，其政府议院中人，社会党员居其多数。英则四、五年前，社会党人始占议席，然而同时被选，即有数十人之众，且有位于度支大臣者矣。美之社会党虽未发达，然其党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，实繁有徒。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。夫民主政体之政治，一人民政治也。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，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，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，握政治上之势力，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，实鄙人所深望也。

社会主义不独为国家政策之一种，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，既重且大。循进化之理，由天演而至人为，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。动物之强弱，植物之荣衰，皆归之于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。进化学者遂举此例，以例人类国家，凡国家强弱之战争，人民贫富之悬殊，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。故达尔文之主张，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，后起学者随声附和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。我人诉诸良知，自觉未敢赞同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，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。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，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。社会组织之不善，虽限于天演，而改良社会之组织，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？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，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。

其所主张，原欲推翻弱肉强食、优胜劣败之学说，而以和平慈善，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。其主张均分富人之资财，表面似合于均产之旨，实则一时之均，而非永久之均也。故欲永弭贫富之阶级，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图矣。社会主义学说，近日发明者甚多，法、德、比各政府多采用而履行之。即反对社会党若日本，亦未尝不采用社会政策。而其反对社会党人者，实以其主张激烈，妨碍秩序，为法律所不许耳。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，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，与政府联络，共图进行。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体极不相能，故不能存于专制政体之下。今我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成立时，此诚不易得之机也。得此良好之机，而不得循序渐进，造福前途，诘不大可惜乎！此鼓吹运动者，不得不稍注意也。

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：一、共产社会主义，二、集产社会主义，三、国家社会主义，四、无政府社会主义。在英、德，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、世界社会主义。其以宗教、世界而范围社会主义者，皆未适当。自予观之，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：一即集产社会主义，一即共产社会主义。盖以国家社会主义本丽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，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。夫所谓集产云者，凡生利各事业，若土地、铁路、邮政、电气、矿产、森林皆为国有。共产云者，即人在社会之中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。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，各尽其生利之能，各取其衣食所需，不相妨害，不相竞争，郅治之极，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，而归于消灭之一途。两相比较，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。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，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，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，随在皆是。于是尽所能者，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，而取所需者，其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。狡猾诚实之不同，其勤惰苦乐亦因之而不同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。说者谓可行于道德智识完美之后，然斯时人民，道德智识既较我人为高，自有实行之力，何必我人之穷思竭虑，筹划于数千年之前乎！我人既为今日之人民，则对于今日有应负之责任，似未可放弃今日我人应负之责任，而为数千年后之人民负责任也。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，

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，以尽我人之本分。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，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。凡属于生利之土地、铁路收归国有，不为一、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，而失业小民，务使各得其所，自食其力，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，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。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，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。

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，不过平其不平，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。满清以少数人压制我多数汉人，故种族革命以起；专制政体以一帝王压制我多数人民，故政治革命以起。至社会革命，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。在各国贫富之阶级，相差甚远，遂酿成社会革命，有不革不了之势。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，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。然而物质文明，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，将来资本大家之富，必有过于煤油、钢铁大王者。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，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乎？譬诸欧西各国，疾已缠身，不得不投以猛剂，我国尚未染疾，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。社会主义者，谓为疗疾之药石可也，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。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，遂亦因之而有激烈、和平之不同矣。各国尚多反对社会主义之政府，我国则极赞成采用社会主义者也。然则我国主张社会主义之学子，当如何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，而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，以供政府之采择乎。

社会主义者，人道主义也。人道主义，主张博爱，平等、自由，社会主义之真髓，亦不外此三者，实为人类之福音。我国古代若尧、舜之博施济众，孔丘尚仁，墨翟兼爱，有近似博爱也者，然皆狭义之博爱，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。社会主义之博爱，广义之博爱也。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，普遍普及，地尽五洲，时历万世，蒸蒸芸芸，莫不被其泽惠。此社会主义之博爱，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。

然为人类谋幸福，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？自不得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。人类之在社会，有疾苦幸福之不同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。盖人类之生活，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，是故生计完备，始可以存，生计断绝，终归于淘汰。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，当先谋人类

生存；既欲谋人类之生存，当研究社会之经济。故社会主义者，一人类经济主义也。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，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，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，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，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。

按经济学，本滥觞于我国。管子者，经济学家也，兴盐渔之利，治齐而致富强，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，且无条理，故未能成为科学。厥后经济之原理，成为有统系之学说，或以富国学名，或以理财学名，皆不足以赅其义，惟经济二字，似稍近之。经济学之概说，千端万绪，分类周详，要不外乎生产、分配二事。生产即物产及人工制品，而分配者，即以所产之物，支配而供人之需也。骤视之，其理似不高明深渊，熟审之，则社会之万象，莫不包罗于其中也。

生产之元素三：一、土地，二、人工，三、资本。土地，为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，故无土地无人类。经济学所谓之土地，不仅指陆地而言，凡海洋空气，占有空间面积者，莫不为土地也。然以经济学原理言之，仅有土地而无人工、资本，则物产仍不能成，故经济学者累千万言，犹来毕其说也。我人对于土地与人工之界说，尚易明了，惟资本与人工之界说，最难区别。此即社会主义家与经济学者相争之点，至今犹未解决者也。

经济学家谓资本非金钱一项可尽其义，其人工造成之物产，消费之余，以之补助发达物产，无在不为资本。第所余之物产，不以为生产事业，似与残物无异，则不得谓为资本矣。例如租人以屋，而收其租金。雇人以车，而受其雇资。此屋，此车，皆为资本。屋而自居，车而自乘，则车与屋皆不能谓为资本，以其自居自乘，不能生利故也。

世界文明进步，社会之组织日益复杂，事业之发生日益繁多。凡物产或金钱以之生产者，可皆谓之资本。盖资本既所以生产，而人工者又所以生资本也。我人既知资本为人工之出，则有人工已足，又何再需资本乎？殊不知生产必赖资料，无资料以供给生产者之费用，以待其生产之结果，其生产终无所出矣。鲁滨逊之漂流海岛，苟无斧以供其刈薪营室，无粮以供其果腹充饥，我知其不数日已为

荒岛之饿鬼，尚何能待植谷之熟，荒地之辟耶？故斧与粮，供其生产之费用，其作用与资本同，谓之为资本，固未尝不可也。尝考资本之来源，多由于文明祖传，以供吾人今日之生产，欲穷其始，则未易知。综上观之，则资本与人工之关系，可略知其崖岸。而土地、人工、资本之同为生产要素，又缺一而不可也。

分配云者，即以土地、人工、资本所生之产物，按土地、人口、资本之分量配成定例。此定例之原理，为人类以来所固有，得经济学家者昌明之，遂成铁案。而各种科学，均根据经济学之原则而定矣。英国斯密亚丹（Adam Smith）* 氏出，始著经济学，文极有条理，其主脑以自由竞争为前提。其功利派，遂根据此而倡个人主义，求合于达尔文进化之理。

百年前英国社会经一变更，即实业革命是也。曩日工业皆为人工制造，自科学发明，机器以兴，实业革命即以机器代人工也。曩之个人所恃为竞争之具者，至此遂失其作用之效力，于是工人遂受一种之大痛苦矣。盖是时英国航业发达，工商亦随之发达，物产之多，为全世界物品出产所，遂致富强。及世界取需既繁，英国之人工制品不足以敷其用，故机器得继而代人工之烦，于是生产既多，则国益富裕。虽然人工与人工之比较，其生产力之差，不过二倍乃至十倍，机器与人工之比较，其生产力之差竟有至百倍者。既机器之生产力较人工之生产力为大，则用机器以生产者，亦较用人工以生产者为多，于是工人多失其业。即机器生产所需之人工，又仅寥寥无几，而工人之拥挤求业者鳞次栉比，不特所得之工资与所造之物产，不能成正比例，而殷殷求雇，不惜自贬其工价。其失业者固沦落而受天演之淘汰，即有业者亦以工价之贱，几几不能生存于社会矣！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，又以贱价雇用良工，坐享利益之丰，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，漠然视之，以为天演淘汰之公例应如此者。按斯密亚丹经济学生产之分配，地主占一部分，资本家占一部分，工人占一部分，遂谓其深合于经济学之原理。殊不知

* 斯密亚丹：即亚当·斯密。

此全额之生产，皆为人工血汗所成，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，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，又析与多数之工人，则每一工人所得，较资本家所得者，其相去不亦远乎？宜乎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阶级愈趋愈远，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。慈善家目击心伤，而思有以救济，于是社会主义遂放大光明于世界也。英社会主义家阿浑（Owen）* 者，深痛工人之困苦，遂出己资，创设一极大之工厂，优待工人，为社会主义之实行试验场。旋以编制未善，止于失败，去而赴美，欲竟其志，又遭失败。其主义遂不果行。同时有佛利耳（Fourier）**、卜南克（Blang）*** 者，法之社会主义家也，亦曾开社会主义之工厂，以受现社会习惯之影响，均未能达其苦心孤诣之希望。而反对派遂以成败之见，论社会主义之不善。一般学者，本无定见，亦相率而诟病社会主义矣。

是时英格物家马耳国**** 者，著有《人类物产统计表》一书，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，有一定之限制，而人类之蕃息，为级数之增加，据二十五年一倍之说，推之将来，必有人多地少之患。生众食寡，天降疫病，国际战争，皆所以减少人口之众，防止孳生之害，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。于是乎国家殖民政策缘此发生，弱肉强食，劣败优胜，死于刀兵者，固属甚多，其受强族之蹂躏，沦落而至于种族灭绝者，又比比皆是也。

社会主义家又起而反对，主张人道，扶持公理。当时一般政治经济<学>者，莫不目之为颠狂。唯下流社会中之工人贫民，因社会主义能救己之疾苦，遂崇之信之，而就社会党之范围。特压制究不能敌反抗，伪说终不能胜真理，曩之经济学、统计学、天演论，亦浸浸现其不合公理之破绽，社会主义之学说遂得排经济学、统计学、天演论种种之科学，巍然独标一帜，而受社会之欢迎矣！

社会主义虽为救拯社会疾苦之学说，其希望见诸实行，仍必根

* 阿浑：即欧文。

** 佛利耳：即傅立叶。

*** 卜南克：即路易·布朗。

**** 马耳国：即马尔萨斯。

据经济学之分配问题而研究也。美人有卓尔基亨利（Henry George）* 者，一商轮水手也，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，创一日报，吹鼓其生平所抱之主义，曾著一书，名为《进步与贫困》。其意以为，世界愈文明，人类愈贫困。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，主张土地公有。其说风行一时，为各国学者所赞同。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，尤为精确，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。

原夫土地公有，实为精确不磨之论。人类发生以前，土地已自然存在，人类消灭以后，土地必长此存留。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，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？或谓地主之有土地，本以资本购来，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，又何自购乎？故卓尔基亨利之学说，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，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，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，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。

土地公有之说，渐被于莢之时，正英人恐慌之日。英国土地本为贵族大资本家所占有，因工商发达，业农者少，致所出谷食不够供给人民之食料，外粮之输入，价值反较本国为贱。英之土地生产力失其效用，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，其佃人颠沛流离，被逐而谋生于美国。一般学者，深痛地主之为富不仁，对于土地公税之说，遂视为救世之福音而欢迎赞同，遂成单税之一派，主张土地之分配归公，国家由地价中抽什之一，他之苛税皆可减轻，而资本家于是不能肆恶也矣。

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，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，实则互相发明，当并存者也。世界地面本属有限，所有者垄断其租税，取生产三分之一之利，而坐享其成，与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，不平之事，孰有过于此者？人工一分，既劳心力，自应得其报酬。土地本为天造，并非人工所造，故其分配不应如斯密亚丹之说也。故土地之一部分，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理，不应为个人所有，当为公有，盖无疑矣。亨氏之说如是。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，谓资本亦为人工造，亦应属于公有。主张虽各不同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，

* 卓尔基亨利：即乔治·亨利。

麦克司之《资本论》，主张资本公有。将来之资本为机器，遂有机器公有之说。发明铁道者为司的文生（Stephenson）*，发明机器者为华特**。经济学者谓铁道、机器既为二氏所发明，则铁道、机器二者之益，应归二氏所专有。殊不知机器虽为个人所发明，然所以能发明者，其智识岂尽出于天赋乎？以受社会种种之教养，始为发明机械之知力，及发明机械之机会。使生司的文生、华特于荒岛僻地，其智慧将何自启乎？即其天资极顶聪明，则耕而食，织而衣，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，尚何暇从事于机械之发明哉？由此可知：铁道、机械虽二氏发明，实二氏代社会发明也。社会之教养，原为社会谋幸福之代价，二氏既藉社会之力发明机械，则机械即不能私有其利益，其利益即应公之于社会。社会对于发明机械之人，以其劳心劳力，按社会经济分配之原理，予以相当之报酬可矣。即发明无线电之莫科里（Maconi）***，亦不过得劳心之报酬而已，而无线电之生利资本，应归公有。此麦克司学说之所由来也。

综二氏之学说，一则土地归为公有，一则资本归为公有。于是经济学上分配，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，为其私人赡养之需。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，足供公共之用费，人民皆得享其一份子之利益，而资本不得垄断，以夺平民之利。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，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。

现之所谓经济学者，恒分二派：一、旧经济学派，如斯密亚丹派是；二、新经济学派，如麦克司派是。各国学校教育多应用旧经济学，故一般学者深受旧经济学之影响，反对社会主义，主张斯密亚丹之分配法，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。实则误信旧经济学说之过当，其对于新经济之真理，盖未研究之耳。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、麦二氏之学说，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。

诸君既略知经济学之纲领，与实业革命之理由，进以审鉴，则

* 司的文生：即司蒂芬孙。

** 华特：即瓦特（Watt）。

*** 莫科里：即马可尼。